

汉译定心结构“的”字转化理据探析

宋 飞

(1 黑龙江大学; 2 黑龙江工程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译文中普遍存在“的”字使用过多问题, 主要表现为一个定心结构中使用多个“的”字。作为定语标记, 虚词“的”字的使用具有一定弹性, 以意义连贯性为主, 可少用, 语表形式更简练。俄语形式变化严谨, 语法结构与语义关系错综复杂, 俄语定语、定语从句通常具有双向联系, 语义指向句中其它成分。因此, 俄语定语和定语从句汉译时, 以语义指向理论为依据, 利用全译方法, 可以化解“的”字, 使译语表达符合汉语“的”字使用规范。

关键词: 全译; 方法; 语义指向; 定心结构“的”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虚词“的”字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繁, “的”字“附着在词或词组之后, 表示它前边的词或词组是定语”(胡裕树 2006: 297)。“的”被看做是定语标记已经是约定俗成, 但不是所有的定语都要带“的”字。也就是说, 在定语与中心语组合所构成的定心结构中“的”字的使用不是强制的, 而是具有一定弹性的, 可以根据语义需要灵活使用。“的”字使用不当, 比如在一个定心结构中有多个“的”字, 往往导致译文句子过长或“的的不休”。本文将根据语义指向理论, 利用全译方法, 阐述俄语定语汉译为定心结构时“的”字的使用规律。依据该理论和方法,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因“的”字使用不当而导致译文句子过长、“的的不休”的翻译腔现象。

2 语义指向理论与俄语定语+中心语结构的语义关系

2.1 语义指向

“语义指向”是应汉语语法研究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印欧语言通过形态变化可以判断各个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 而汉语形态变化少, 各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也就缺少形态标志。为解决汉语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两者关系不一致的情况, 借鉴“格语法理论”、“配价语法理论”等的研究思路, 逐步形成了汉语语法研究中“语义指向”理论和方法, 该理论可用来解释某些句法结构的语法意义、句法结构变化的条件等语言现象。概括地说, “语义指向指的是句中某一成分在语义上跟哪一个成分相关”(陆俭明 2005: 144)。“通过分析句中某一成分的语义指向来揭示、说明、解释某一语法现象, 这种分析手段就成为语义指向分析法”(同上)。语义指向实质上是把“句法结构形式和语义结构关系联系起来: 在抓住一种结构形式的时候还要说明这种结构形式可能具有什么样相同或不同的语义关系, 在抓住一种语义关系的时候还要说明这种语义关系可能负载什么样相同或不同的结构形式”(陆俭明, 沈阳 2006: 263)。“语法结构关系就是指主谓、述补、偏正、联合等结构关系”(陆俭明 2001: 397),

“语义结构关系是指诸如动作和动作者、动作和受事者、动作和工具、动作和处所、事物和性质、事物和质料以及事物之间的领属关系等”（陆俭明 2001：397）。事实上，不是只有缺少形态变化的汉语句法结构和语义关系复杂，形式变化严谨的俄语定语和中心语之间的语义关系同样复杂多样。语义关系复杂的俄语定语，汉译时不能一概使用“的”字连接定语与中心语，要根据俄语定语的不同语义指向，合理使用译语定语结构“的”字。

2.2 俄语定语+中心语结构的语义关系

定语是表示修饰关系的次要成分，通常从性质、质量、数量、次序、领属关系角度表示事物的特征。俄语定语表达手段多样，语序灵活。定语按其表达方式又分为一致定语和非一致定语，如：*интересная книга, площади города*，可以译为“有趣的书”、“城市的广场”。*интересная* 从内容上修饰“书”，是“书”的一致定语，句法结构与语义关系一致。汉译时，用“的”来连接定语和中心语，表示所修饰事物的非本质特征，有一定修饰限制意义。不过，作为定语标记“的”字在使用中有一定弹性，可用也可不用，没有强制性，一般会受到节奏、语义、语用多种因素制约。非一致定语 *города* 修饰限制 *площади*，表示两者之间具有领属关系。汉译时，可以使用定语标记“的”字，强调其所属；也可以不使用“的”字，译为“城市广场”，把它作为一个整体表达一个概念。可见，定语与中心语的意义关系不能从静态角度考察，要从动态角度去分析，汉译时“的”字使用与否，需在具体的上下文中才能确定。上述例子中定语的语法与语义结构一致，语义指向单一，汉译时，直译即可。

语义关系较为复杂的是用独立的形容词和形动词表示的一致定语，即用作定语的形容词或形动词在一定语义条件下构成独立短语。形容词和形动词独立后构成的短语，通常与主语发生一致联系，语义上除表示事物的特征外还兼具有原因、让步、状态、时间等疏状意义（Розенталь 2010：351），并在独立后表达一种独特的句法联系：半述谓联系，在内容上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功能上接近于谓语或从句。如：

(1) *Обычно спокойный и молчаливый, Корчагин сейчас говорил горячо и резко.*
(Н.Островский)

别看柯察金平日里心平气和，沉默寡言，现在却谈得热烈、尖锐。（引自王德孝等 1989：159）

例(1)中两个独立的形容词 *спокойный* 和 *молчаливый* 在句法结构上是中心语 *Корчагин* 的定语，语义上用来修饰 *Корчагин*，表示其所具有的特征。但除了表示事物的特征之外，独立的形容词短语还具有让步意义。巴尔胡达罗夫（Бархударов 1975：166—168）认为，同一深层结构可以体现在不同的表层结构中，句法关系的性质在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中是有区别的，翻译过程中深层句法关系应当保持不变。译者通过把深层的语义关系现于译语语表，由原语的定语转化为译语的谓语，既表达了原语中的修饰意义，又传达了原语的让步语义关系。在由原语向译语转化过程中，理论上所需的定语标记“的”字得到化解。如果按照常规使用“的”字连接定语和中心语，译为“平日里心平气和的、沉默寡言的柯察金现在却谈得热烈、尖锐。”汉译中的定语只是译出了原语的修饰意义，让步意义没能表达出来。而且汉译主语带有一个长长的定语，有头重脚轻之感，与汉语表达习惯不符。从信息传递角度，与原语语用价值不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俄汉两种语言定语表达手段不同，如果按照原语语言结构进行翻译，很难做到将“甲语文化信息转化为乙语以求风格极似”（黄忠廉等 2009：3）。汉译定语结构“的”字属于全译范畴。全译方法论（黄忠廉等 2009：3）的核心是信息转换，转内容，换形式，其精髓是求“化”，通过“化”求得译文与原文在修饰限制手段表达上达到最大限度的“似”。既然原语语表形式上的句法结构与深层的语义关系不完全一致，我们可以根据语义指向理论，利用全译七法，即通过对译、增译、减译、转译、换译、分译、合译，把原语深层的语义关系化为译语语表形式，达到译文与原文风格上的极似。在转化过程中，理论

上所需的定语标记“的”化为无形，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的”字过度使用，使译语表达符合译语规范和表达习惯。

3 语义指向与汉译定心结构“的”字使用方法

语义指向根据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是否一致，可以分为语义同指和语义异指。语义同指是指定语和所修饰的中心语，句法结构上表现为定语和中心语，语义上表示修饰关系，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一致。汉译时可采用全译之对译策略，同时使用定语标记“的”字，如：

(2)...сырой ветер дул в двери, и, ни на минуту не смолкая, пронзительно вопил с качавшейся барки под флагом гостиницы «Royal» картавый мальчишка, заманивавший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Бун., Господин из Сан-Франциска)

……潮湿的海风吹进舱来。在一只摇来晃去的平底货船上，一个男孩站在“皇家”旅馆的旗下招徕顾客，不停地用他那含混不清的口音尖声尖气地喊着。(引自龚人放等 2002:215)

例(2)中 сырой ветер，中心语 ветер 只有一个形容词充当其定语，语义上对其进行修饰，可以逐项对译为“潮湿的海风”，既兼顾了原文的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还符合译语表达习惯。汉语习惯使用双音节词，节奏稳定。原文中的 ветер 只表示“风”，根据上下文译者在“风”之前增加名词“海”，从而形成了双音节词。修饰语与中心语都是双音节词，汉语习惯上要用“的”字来连接。对译策略使用时，要避免硬译。虽然俄汉两种语言在思维上、表达上有时能够同构，也即是语法结构与语义关系同指，但是对译时还需要控制译语“的”字用量，遵守译语“的”字使用规范，一个偏正结构中“的”字最佳用量（黄忠廉，许萍 1997）为1个，2个正常。如：

(3) Звуки серенады, раздавшиеся в таинственном, прозрачном мраке роскошной, сладострастной ночи юга, звуки серенады, ...? (Белин., Разделение поэзии на роды и виды)

这是响彻在华美的、令人陶醉的南方之夜的神秘而且透明的黑暗中的情歌的声音？（满涛译）

试译：是小夜曲吗？回荡在南方神秘清澈的夜空中，华美醉人。

例(3)是别林斯基在评论诗歌特点时的一段话，使用了一系列反问修辞格式，由此提高了修辞表现力。本例是其中一组反问，由两个 звуки серенады 结构构成，通过系列反问来强调诗歌是各种艺术的综合。中心语“声音”前共使用了6个“的”字，远远超出了一个偏正结构中“的”字承受量，造成译语读者理解费力，也失去了原文应有的修辞效果。该例复杂在中心语 звуки 除一个第二格形式的定语外，还带有一个扩展了的形动词短语，扩展成分是一个复杂的疏状成分，使用了两个中心语 мраке 和 ночи，结构复杂，但层次清楚。定语与中心语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同指时，对译策略主要适用于定语数量为一个的定心结构，如果定语有多项，且层次复杂，即便原语的语法和语义结构同指，也需综合使用多种翻译策略，通过把原语的同指化为译语中的语义异指，使译语表达符合译语表达规范，易于为读者接受。如例(3)试译中，通过 мраке 与 ночи 的合译以及 юга 的位置转译，使表达更为紧凑。通过分译策略让原语指向中心语 ночи 的修饰语 роскошной, сладострастной 与中心语分开，独立译为“华美醉人”，增强了译文的节奏感，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醉人的不仅是 ночи，还有夜空中的 звуки серенады，通过译语中的语义异指表达了原文内容。

语义异指是定语在修饰中心语的同时，语义还指向句中其它成分，即句法结构与语义结构不完全对应。虽然俄语形态变化严谨，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能够完全一致，但是一定条件下，也会出现语义异指。例如：当俄语中用作定语的形容词、形动词短语在一定语义条件下独立时，内容上便具有相对的自主性，获得半述谓性，功能上接近于谓语或从句，同时还兼表一定的疏状意义。这样，独立的形容词、形动词短语等在句法结构中是中心语的定语，而语义结构只有部分与句法结构相同。当俄语中用作定语的形容词为关系形容词，或定语为名

词时，也会出现语义异指情况。汉译时，不宜使用“的”字来连接定语和中心语，可采用转译、换译、分译、合译等策略。如：

(4) Радостная, пьяная, полная новых впечатлений, замученная, она разделась, повалилась в постель и тотчас же уснула. (Чех., Анна на шее)

她满心欢喜，带着醉意，充满新鲜的印象，同时又疲累已极，刚脱下衣服就倒在床上，马上就睡着了……（引自龚人放等 2002：613）

例(4)中，中心语为人称代词 она，用 4 个同等的独立定语来修饰 она。句法结构上构成了定语和中心语，语义上表修饰说明。但是 4 个同等定语独立后，获得了半述谓意义，同时还兼表原因意义，语义指向谓语。汉译时，译者先分译，把定语与中心语分开，然后使用换译策略把原语的 2 个形容词和一个形动词换为译语中的短语，既描述了 она 的特征，又把原因意义传达出来。换句话说，把原语的语义结构通过译语的语表表示出来，分译、换译同时，避免了理论上的定语标记“的”字，符合译语表达习惯，达到了译文与原文风格上的极似。

(5) Отрезанные от всего мира, уральцы с честью выдержали казачью осаду. (Фурманов)
乌拉尔人虽与外界隔绝，但经受哥萨克围困的考验。（引自王德孝等 1989：151）

例(5)中的独立形动词短语 отрезанные от всего мира 修饰 уральцы，是 уральцы 的句法定语，同时还与句子的谓语发生关系，表示行为发生的原因。如果按照原文句法关系直接翻译成汉语带“的”定心结构，译为“与外界隔绝的乌拉尔人经受哥萨克围困的考验”，所表达内容差别不很大。但是对于语义所指的原因，想突出强调“与外界隔绝”的重要性，无法表达出来。根据原文的这种语义指向，通过还原原语的语义所指，使其现于译语语表，通过换译法把短语换译成一个独立小句，赋予它述谓意义的同时，语义上也传达了 уральцы 的特点。换译同时不再需要“的”字，表达更为简洁。除形容词或形动词独立后，会增加疏状意义，俄语中还有部分关系形容词或名词做定语时，因中心语具有行为意义，也会有语义异指现象。如：

(6) Но под этой внешней стройностью бурно кипел внутренний душевный разлад. (Горьк., Разрушение личности)

然而，在这表面的和谐之下，内部的思想情况却混乱已极。（引自龚人放等 2002：180）

(7)...узкая дорога частью была покрыта снегом, который в иных местах проваливался под ногами, в других превращался в лёд от действия солнечных лучей и ночных морозов. (Лерм.,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狭隘的路上部分盖着雪，有些地方脚踩上去就坍塌了，有些地方由于白天阳光的照耀和夜晚严寒的冰冻，雪都结成了冰。（引自龚人放等 2002：147）

例(6)中的关系形容词 внутренний，душевный 和中心语 разлад 在句法结构上是定语和中心语，语义上就应该直接修饰限制中心语。而例(6)的语义结构是表潜在的主体和行为关系，表示“思想不一致”。通过转译把原语的语义结构现于译语语表，“的”字省掉，译语表达符合译语表达规范。这是因为“词语组合一维性和语义表达多维性的矛盾，致使句法关系与语义关系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吴永存 2006：23）。例(7)中的 действия 虽是名词，但表示“起作用”，与用作定语的名词 лучей 之间同样有潜在的主体和行为关系。汉译时，可以把潜在的语义关系现于译语语表，通过转换化解“的”字，例(7)可以进一步修改为“……有些地方由于阳光照耀和夜晚冰冻，雪都结成了冰”，表达更为简练。

上述例(6)中的定语是修饰句子主要成分，而例(7)中的定语所在的句法位置为句子次要成分，是次要成分中的修饰语，语义指向常常出现异指现象。汉译时，宜使用转译法，化解“的”字。再如：

(8) Чурис погнул голову на сторону и, медленно моргая, с принужденным вниманием

слушал своего барина, как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ого нельзя не слушать, хотя он и говорит вещи не совсем хорошие и совершенно до нас не касающиеся.(Л.Толст., Утро помещика)

楚里斯歪着头，慢慢地眨着眼睛，无可奈何地听着东家说话，因为，尽管他觉得东家的话不很中听，跟自己也毫无关系，但又不能不听。(引自龚人放等 2002: 596)

例(8)中, *принужденным* 作为定语修饰中心语 *вниманием*, 语义指向中心语。但是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又去限制谓语 *слушал* 的状态, 与前置词一起充当状语, 也就是说, *принужденным* 部分语义指向了谓语, 表示谓语的状态。汉译时, 通过转译策略, 把语义结构现于译语语表, 如译者所译的“无可奈何地”, 而不是根据句法结构译为“带着……的样子”。译语表达符合汉语规范和表达习惯, 避免了因“的”字导致的翻译腔现象。

有形态变化的语言, 如俄语, 语法意义和语义关系易于保持一致。但是语义异指是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这种现象使得部分语义关系无法映射到句法表层。这类形式与意义不一致的句子, 仅根据语表结构关系进行汉译是行不通的。如直接对译为汉语定语, 往往会出现表达生硬、“的”字繁冗的长句, 很难为读者接受。要想译语表达符合汉语规范, 必须完全理解句义, 深入分析句子内部复杂的语义关系, 分析定语的语义指向。

俄语中的独立定语, 形式上是修饰说明中心语, 语义上是指向被说明的词, 但独立后具有了一定的句法独立性, 意义上负载着一定的状语意义, 语义又指向了谓语, 表示谓语的方式、原因等。短语独立的目的是为了加重短语在言语表达中的分量, 强调其内容的重要性。汉译时, 如简单使用带“的”定心结构, 会使句子变长, 变复杂, 失去了汉语应有的语言节奏感, 语义凸显也与原文有出入。部分用作中心语的名词由于本身词义潜含行为意义, 使得用作定语的形容词或名词语义发生变化。这种情况需利用全译策略, 化解定语标记“的”字才是最佳选择。

4 结论

语义指向理论不仅能够揭示句法成分在语法上和语义上的矛盾, 指明句法成分之间所表达的不同语义, 从而合理地解释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 而且也可以用于处理翻译现象, 根据定语的语义指向, 利用全译方法把原语的语义结构现于译语语表, 避免了常规使用定语标记“的”字带来的弊端, 符合译语表达习惯, 逻辑清晰, 易于读者理解。

如果原语定语与中心语所表达的语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相同, 即语义同指, 根据上下文语境, 可适当对译为汉语的定语。如果原语定语与中心语虽然构成了句法结构中的直接成分关系, 但语义发生变化或部分语义指向了原语句中的其它成分, 对其它成分施加影响, 即语义异指或部分同指, 可适当采取转译、换译、分译、合译等策略, 把原语中的定语化为译语中的其它成分, 在译语中实现原语隐性的语义所指, 使其在忠实传达原文内容的同时, 译语表达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转化中, 因原语定语和中心语构成的句法关系瓦解, 译文中也就不会出现定语标记“的”字, 同样能获得与原语一样的表达效果。

参考文献

- [1] Бархударов Л. С. Язык и перевод. Вопросы общей и частно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M].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75.
- [2] Розенталь Д.Э., Голуб И.Б., Теленкова М.А.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11-е изд.)(M]. Москва: Айрис-пресс, 2010.
- [3] 龚人放等. 俄汉文学翻译词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4] 胡裕树主编. 现代汉语[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 [5]黄忠廉、徐萍. 汉译偏正结构中“的”字最佳用量探析[J]. 修辞学习, 1997(6).
- [6]黄忠廉等. 翻译方法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7]陆俭明、沈阳. 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8]陆俭明. 陆俭明选集[M]. 沈阳编,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9]陆俭明.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0]王德孝、段世骥等. 现代俄语理论教程[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9.
- [11]吴永存. 语义指向研究述评[J]. 现代语文, 2006(12).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de” in the Adjective-center Structure Applied to Chinese Translation

SONG Fe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character “de” has been used more than often in the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which is repeatedly used in one adjective-center structure. As a modifier marker, the using-frequency of a function word “de” can be reduced to some extent due to its flexibility and meaning coherence. Russian language finds its way rigorously in changes while intricately between syntax structure and semantic structure. The Russian attributive or attributive clause usually serves a 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 in which its semantic orientation is focused on the other element in the sentence. Thus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from Russian attributive or attributive clause, complete translation is applied to the translation of “d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mantic orientation being designed to make the translated text comply with the usage specification of the target language.

Keywords: complete translation; method; semantic orientation; “de” in the adjective-center structure

作者简介: 宋飞 (1970—), 女, 黑龙江省哈尔滨人, 黑龙江工程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黑龙江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翻译学, 对比语言学。

收稿日期: 2013-03-06

[责任编辑: 靳铭吉]